

回忆阿合买提江 (上)

玛依努尔·哈斯木 著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玛依努尔·哈斯木 1929年8月15日生于新疆伊犁霍城县，一岁丧母。早年辍学，幼年做童工，生活艰难。1945年1月15日与阿合买提江结为夫妻，成为其身边秘书，冒着生与死的考验，同国民党反动派面对面作坚决的斗争。1948年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妇女委员会常委。1949年8月27日阿合买提江牺牲，她化悲痛为力量，沿着阿合买提江的足迹前进，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抚育一儿一女，独身一人度过余生。1951年任伊犁专区妇联副主任，1952年任伊宁市市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起任新疆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联主任，多次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但她相信真理终将战胜邪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彻底平反，恢复自治区妇联主任职务，并先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2003年离休。



回忆阿合买提江

(上)

玛依努尔·哈斯木 著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5754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忆阿合买提江 / 玛依努尔·哈斯木著;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034-3037-4

I. ①回… II. ①玛… ②全… III. ①阿合买提江(1914~1949)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5302号

责任编辑: 吕潇潇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真: 010-66192703

印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600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16

印张: 55.75 字数: 650千字

版次: 2011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95.00元(上、下)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1949年8月，我作为中国共产党联络员经苏联进入新疆伊宁市，最早与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同志有了接触，当时他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三区革命的情况就是通过我建立的力群电台的电波传送到中央的；8月19日我亲手面交了毛泽东主席邀请阿合买提江同志前来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信函，阿合买提江同志十分高兴，立即向毛主席回信表示他将如期参加新政协会议。

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常浮现在我眼前，使我难以忘怀。

如今阿合买提江同志的夫人玛依努尔·哈斯木女士写出了《回忆阿合买提江》一书，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我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感到十分欣慰。

愿此书成为怀念故人、激励同仁、教育后人的一份厚礼！

阿合买提江同志永垂不朽！

力群
9/3, 2006



回忆阿合买提江

目 录

序 / 邓力群

作者的话 / 1

1. 枪声中的婚礼 / 4
2. 与婆婆谢尔瓦娜相见 / 10
3. 晃动的摇床 / 17
4. 公公之死 / 21
5. 我的坚娜提在天堂吗 / 27
6. 哪颗是我的星星 / 29
7. 眼睛上的疤痕 / 33
8. 迁徙亚尔肯特 / 35
9. 孤儿院里的异乡生活 / 42
10. 在阿拉木图读高中 / 45
11. 中亚大学——“萨国”的拔尖生 / 48



12. 就读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者劳动大学 / 54

13. 返回祖国 / 57

14. 神秘的玻璃匠 / 61

15. 监狱里的斗争 / 75

16. 芬芳的万寿菊 / 96

17. “11·7”武装起义 / 99

18. 临时政府的成立 / 106

19. 从游击战线走向宣传战线——从枪杆子到笔杆子 / 110

20. 艾琳巴克战役中击中的子弹 / 119

21. 军事部长 / 143

22. 民族军成立 / 147

23. 三线出击 / 155

24. 人民代表 / 190

25. 和平谈判 / 201

26. 《和平条款》的签订 /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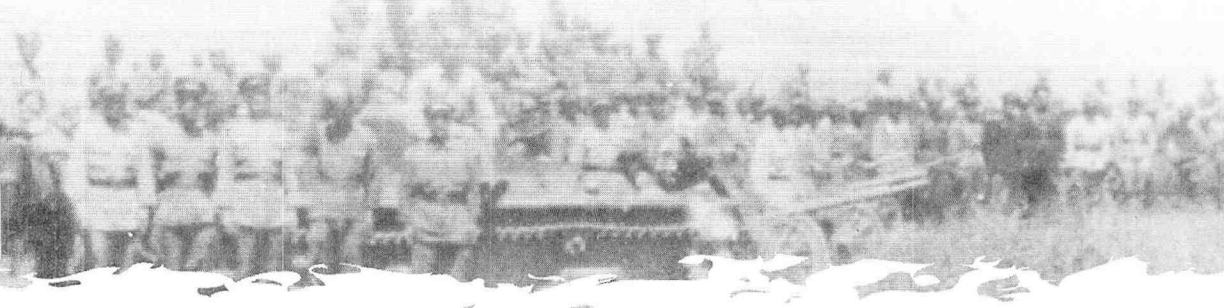
27. 联合政府的成立 / 238

28. 努力落实《和平条款》 / 287

29. 张治中先生访问伊宁 / 303

30. 我们在乌鲁木齐 / 321

31. 选举受阻 / 327



32. 为女儿取名“正义” / 341

33. 向哈萨克、柯尔克孜族青年的演讲 / 346

34. “国民大会” / 363

35. “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 / 391

36. 视察吐鲁番时迪化发生的游行 / 404

37. 二月惨案 / 445

38. 不安的长夜 / 471

39. 南疆视察 / 491

40. 尖锐的斗争 / 501

41. 密信 / 517

42. 进步力量涌入伊宁 / 521

43. 联合政府的破裂 / 536

44. 虎口脱险 / 538

45. 巩固革命根据地 / 543

46. 张治中将军的第一封来信与阿合买提江先生的回信 / 553

47. 张治中将军致阿合买提江先生的第二封信 / 570

48. 我们不派代表 / 583

49. 我的表弟吾斯满江在阿合买提江身边 / 586

50. 阿合买提江致张治中的第二封回信 / 615

51. 团结各族人士，倡导为人民服务 / 629



52.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 / 645

53. 他交给我妇女工作 / 679

54. 视察前线 / 695

55. 阿合买提江致张治中先生的第三封回信 / 702

56. 麦斯武德被免职 / 709

57. 时局的新发展 / 714

58. 文艺事业的热心关怀者 / 737

59. 人类社会没有比教师的劳动更为值得骄傲的工作 / 744

60. 民族军成立四周年 / 761

61. “从来没有见过挎手枪的人中还有您这样和蔼可亲的人” / 767

62. 漂流的木筏上欢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 773

63. “毫无疑问，我们的问题肯定会在近期内得到根本解决” / 788

64. 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某些错误 / 794

65. 坚持最后的斗争 / 800

66. 曙光即将到来 / 808

67. 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同志在伊宁 / 816

68. 毛泽东主席给阿合买提江的信和阿合买提江给毛泽东主席的复信 / 835

69. 最后的行程 / 842

70. 噩耗 / 848

71. 哀悼 / 863

作者的话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只是描述自己经历的事情，没有提及不知道的情况。

阿合买提江是我的导师、我的丈夫。1949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给阿合买提江发来邀请函，请他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信中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取得最后的成功。”

这一高度评价使阿合买提江倍受振奋，遗憾的是他和他的战友于1949年8月27日在赴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他牺牲时才35岁。

在这次飞机失事中我失去了两位亲人。除了我丈夫阿合买提江之外，还有我的表弟吾斯满江，他是阿合买提江的警卫员，才19岁。

阿合买提江是位革命家。他号召人民奋起反抗，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人民的事业。

阿合买提江是位政治家。他思想敏锐，方向明确，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洞察一切，善于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阿合买提江是位军事家。他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的拼搏，置自己生命于度外，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阿合买提江是位和蔼的父亲。他百般体贴我们的孩子，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为对人民有用之才。

阿合买提江牺牲时我20岁。他给我留下了3岁的女儿和1岁的儿子。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家很多亲戚，还有许许多多的好心人觉得我很年轻、孤独，



1952年9月30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盛大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周年。图为毛主席接见出席宴会的维吾尔族代表玛依努尔·哈斯木

怕我吃苦劝我改嫁，以方便生活。但我拒绝了，立志一生贞洁。我心中就是一个信念：绝不辜负阿合买提江的期望，再困难也要坚持一个人沿着他的步履走下去，带好他留给我的两个孩子。尽管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我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我始终相信党的政策终究会落实。正如阿合买提江生前所说，“真理可以弯曲，但不会折断”。

由于叙述历史，书中提及的众多人物，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只是讲述他们在当时的实际行动，不做任何评价，不管其以后的政治生涯及结论如何。

他走了，走的太匆忙。但他的精神常在。在他的精神鼓舞下我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奉公献身，一步一个脚印……

为了尊重历史，我先后在新疆乃至内地很多档案馆里查阅相关资料，以保证史料真实性。与此同时，我得到了很多战友的热情帮助。他们提出了坦率的意见，力求本书更加完美。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种种原因书中不可避免存在缺陷和不足，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如今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构建和谐社会团结奋斗。我相信阿合买提江的在天之灵一定获得欣慰，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1. 枪声中的婚礼

1945年1月15日……

新疆。

边城伊宁冰天雪地，寒风凛冽。四周笼罩着恐慌和不安……

这是一个寒冬腊月，三区革命武装力量同国民党守军之间的交战处于白热化状态。敌我双方，你死我活，激烈搏斗：要么国民党军队冲出包围圈又一次屠杀人民，要么被人民武装彻底消灭。隆隆的炮声，给老百姓带来的是战争的恐怖，周围的老百姓纷纷逃难。

我们家也不例外，如果真的要逃命，那就说不准今后谁死谁活，谁在什么地方也很难想象。对于我，家里老人更是担心，觉得我是个女孩子，得想办法让我有个依靠，得到保护。因此，就是在这样一个令人惶惶不安的日子里，家里的老人，为了把我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去保护，给我选择了终身伴侣，给我主持了和阿合买提江的成婚仪式。

为了防御飞来的子弹，大人们用沙袋堵住了家里的门窗，又找来一些毡子，用水浸湿钉在窗户上封死。冰雪覆盖的天窗里，见不到一丝阳光。屋内漆黑一片，又潮又冷。呼啸而过的子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使我们全家同这里所有的老百姓一样，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战争的恐惧令我们全家人惶惶不安、迷茫绝望。

我的母亲名叫古丽，在我还不满两岁时她因难产去世。我们一家人住在伊宁市的萨易布依村。我父亲叫阿瓦克力，家里还有我哥哥如斯坦。另外，我奶奶阿依夏姆也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姑妈叫帕坦姆，姑父叫纳斯尔。我姑父是阿合买提江的亲叔叔。他们一家住在我们家不远处。

几天前，我已觉察到父亲和奶奶在秘密商量我的终身大事。他们感觉到



童年的玛依努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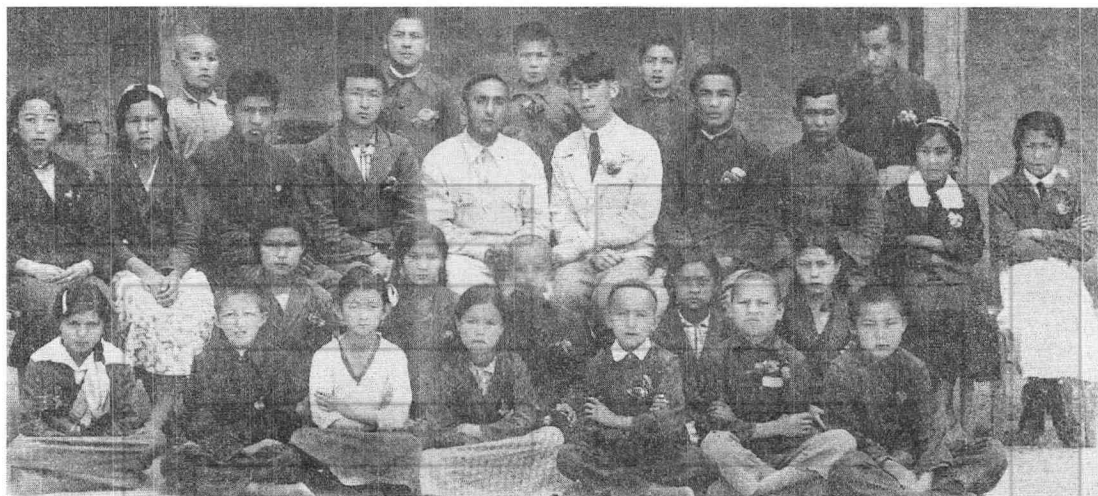
战乱直接威胁着我们大家的生命。他们时而哽咽，时而叹息，压低声音商谈怎么办才好。这些窃窃私语，和着铁炉上的水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开水声，传进我的耳朵。

我发觉他们谈论的话题似乎和我有关，很想知道他们究竟要把我怎么样。于是我装作睡觉，把头埋进被窝，偷听煤油灯下父亲和奶奶的交谈。

“儿子，看来没法过日子了，灾难快要临头，怎么活命啊？”奶奶阿依夏姆声音沙哑，无可奈何地对我父亲说。

“是啊，妈！不过有你儿子在，你就不要太担心了。实在不行我们就收拾收拾，带着孩子们出逃就是了，愿真主保佑我们。”父亲阿瓦克力强忍复杂的心情安慰着奶奶。

“儿啊，我这把年纪倒无所谓了。可孙女玛依努尔还小。她还是个没有吃饱母乳的孩子啊。如斯坦（指我哥哥）也出走了，他是个男孩子倒没什么。



玛依努尔·哈斯木（二排左二）于1942年在伊宁喀尔墩小学学习时和老师、同学的合影

你也知道，你那妹妹帕坦姆一再催我尽快给玛依努尔完婚，嫁给纳德尔（阿合买提江的父亲）从苏联回来的那个儿子……咳！也没准儿冷不防飞来的子弹会不会……”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战乱会把全家给打散了，小女玛依努尔无家可归，是吗？”

“我真不愿意这么想，孩子。纳德尔倒是一个好人，可惜他走得太早。他儿子阿合买提江又整天腰上挎个盒子枪，奔波在炮火之中。俗话说，‘飞来的子弹不长眼’。瞧他那玩火的样子，愿真主保佑，不要有什么意外。我是说他俩捆在一起……也算是对纳德尔的慰藉吧，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了……”

奶奶说着不停地抹眼泪。我在炕上偷偷听着他们的交谈，不由自主地把头缩进被子。

老人们总是把一切看作是“命里注定”的，听天由命就是了。婚姻更是如此。用老人们的话说：“女孩一帽子打不倒就意味着她已是成人了。”这一传统的观念，在我们家人脑海中同样存在。

外面的炮声仍然不停地作响。

这天，年逾七旬的奶奶阿依夏姆喘动着没有牙齿的嘴，坐在外间一个角落里，暗暗向真主祈求着安宁。她不时用衣袖擦着滚流不止的泪水。虔诚、老实的父亲阿瓦克力，静静坐在里间的土炕上。姑父纳斯尔与几位来客，轻声在交谈着什么。同姑父一起来的还有他的朋友萨乌提·毕利央汗和邻居阿布都维力·加如拉。他们是来办理我和阿合买提江的成婚尼卡仪式的。我们家境贫寒，没有什么东西可招待客人。土炕上的旧桌上只是放着几个伊犁维吾尔人的大圆饅。来客似乎对面前的饅和淡淡的奶茶没有什么胃口。凝重的空气让所有的人都很忧虑。姑父纳斯尔代表他已故的哥哥纳德尔，双臂抚胸、正襟跪坐。他也看到侄儿阿合买提江自出狱以后行踪神秘，尤其武装起义后更是难见踪影。听说他手里拿着枪在战斗。最近以来国民党军队从伊宁撤退，好容易看到侄儿回来报平安。于是纳斯尔抓住机会想着快点办完侄儿的终身大事，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免得他又走了，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因此双方的老人一拍即合，确定不能再往后拖，无论有何变化，也要快点儿把我们两个绑在一起。

身穿短皮袄、腰束宽皮带的阿合买提江由他的好友陪伴，站立在里屋的门槛上。大家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前来证婚的伊玛目（清真寺主持）伊相·喀里念诵成婚经文。

大人们的目的非常简单，这是在完成他们的义务。他们这样做，或许各自感到心里踏实，至于办完简单仪式后我的命运会如何，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得上什么，似乎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真主就是了。然而，新郎倌却认为，大人们在这个节骨眼上完成自己的婚事，的确不是时候。但他叔叔那双严厉的目光，似乎在告诉他老老实实听话，所以新郎倌不得不遵命。

按照伊犁维吾尔人的习俗，在结婚当天，出嫁的新娘要被请到她的一位女友家里等候接亲。可是，我的婚礼是在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岁月里进行的。因而既没有任何姑娘为我陪坐，也没有热闹的婚礼场面。就这样，我的终身大事，在此起彼伏的枪声和震耳欲聋的炮声中草草了事。别说姑娘们把我请到她们称心如意的地方去陪我等候接亲，就连自己的性命都很难保住。在这种情景之下，还有什么接亲可言。我表姐伊再提布维把我接到她家里。